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painting. It depicts a pond with several large, dark green lily pads floating on the water. Numerous pink and red petals are shown in various stages of falling, some in mid-air and others resting on the lily pads or the water's surface. The overall style is delicate and expressive, characteristic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rt.

# 三生三世 青霜劫

顾天蓝◇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 
万卷出版公司

# 三生三世 青霜劫

顾天蓝◇著



© 顾天蓝 2012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三生三世 青霜劫 / 顾天蓝著. -- 沈阳: 万卷出版公司, 2012.10

ISBN 978-7-5470-2101-9

I. ①三… II. ①顾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22957号

出版发行: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: 110003)

印刷者: 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54mm × 224mm

字数: 146千字

印张: 16.25

出版时间: 2012年10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

选题策划: 安意如

责任编辑: 李文天

特约编辑: 赵海萍

装帧设计: JOJO

封面绘图: 钱好

ISBN 978-7-5470-2101-9

定 价: 29.00元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090

邮购热线: 024-23284050 23284627

传 真: 024-23284448

E-mail: vpc\_tougao@163.com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Contents  
目录

紫潇 避不开的情生意动 · 003

情劫 · 005

诅咒 · 010

剑光 · 021

第一世 此爱青凜若霜雪 · 023

夺剑公子 · 025

断城之往昔 · 029

每个人心中都有阴谋 · 053

夫人这称呼等同羞辱 · 081

复国难，伊人逝 · 111

第二世 曲终人散爱难绝 · 121

相逢梅花镇 · 123

命运使他们相守却不相知 · 135

恩怨并蒂生 · 166

有一个绝美倾城女子前来夺爱 · 185

离别苦，爱恨休 · 217

鹤望 那些只有风知晓的事 · 229

后记 壹 · 247

有一种铭记与爱无关 / 顾天蓝

后记 贰 · 251

自别来，前尘欲觅无因 / 安意如

目录

紫潇 避不开的情生意动 · 003

情劫 · 005

诅咒 · 010

剑光 · 021

第一世 此爱青凜若霜雪 · 023

夺剑公子 · 025

断城之往昔 · 029

每个人心中都有阴谋 · 053

夫人这称呼等同羞辱 · 081

复国难，伊人逝 · 111

第二世 曲终人散爱难绝 · 121

相逢梅花镇 · 123

命运使他们相守却不相知 · 135

恩怨并蒂生 · 166

有一个绝美倾城女子前来夺爱 · 185

离别苦，爱恨休 · 217

鹤望 那些只有风知晓的事 · 22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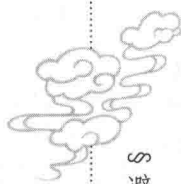
后记 壹 · 247

有一种铭记与爱无关 / 顾天蓝

后记 贰 · 251

自别来，前尘欲觅无因 / 安意如

【紫潇】 Zixiao



§ 避不开的情生意动





## 一、情劫

暮色正当深浓，映衬着月亮极致光洁，我坐在未名湖畔观望风神疾行方向，揣想着似乎明日便可将积攒许久的雪倾泻下来。

这一片土地久未有雪，早已干涸得厉害。终于，风神鹤望从遥远的空中传来讯息，说到明日可助我一臂之力。我谢过他，阖上双目打算静修一阵，忽听到身后有脚步声响，随即警惕地隐去身形，回头观望。

来者是一位女子，黑发披散，且赤裸着双脚，在这朔风呼啸的天候显得尤为凛冽不羁。

我一向甚少在意人间女子，再美不过是时光中渐次消损的骨肉，但眼前女子颇有绝妙出色之处，本是极艳媚的脸孔，眼形优美，鼻与唇皆巧致而丰厚，下巴细小，周身却流

露出清澈天真之气韵，尤其一双眼，晶亮如夜空闪烁的星。

我因而现出原身，对她笑了一笑。

她对我的凭空出现似乎毫不惊诧，亦回报笑容，微带些羞涩。

“怎么这么晚独自来到未名湖畔？”我好奇地问她，又补上一句，“这里水深，并不安全。”

“来等人。”她再次展露笑容，眼波流动，优美异常。

说完，她迈步走向另一边，那里有棵高大的悬铃木，据我所知，总有数十年之龄。行走间她的赤脚淹没在荒草之中，只见裙摆轻扫过草顶，像湖中精灵，在月色中悄然巡视领地，又或者天宫中住着的神态清冷身姿妖娆的神女，悄然飞掠而至这夜幕深深垂落的人间，我蓦然发觉，这是一个不可惊扰的女子，沉静更甚近旁湖水。

她倚树而坐，再从地下捡拾起一片枯黄的草叶，放在手心翻转把玩。没有人讲话，月亮静静悬挂西方，偶有的声响只是风神鹤望奔跑时与空气摩擦所致。

这静谧持续不到片刻，便被湖面上传来的极为刺耳的船只疾行破浪之声划破，我顿时心生不满，刚要施展灵力将那船只驱逐开去，却见她站直身体，踮脚向船来之处张望。小船打着旋儿靠在岸边，很快有身形颇长的男子自船头走下，他将船拖行到一棵她之前倚靠的树旁，弯腰将缆绳系在上面。

他为什么不给她哪怕短暂的一瞥，难道他并不是她在等待的人么？我不解地望着他们。

男子系好缆绳，又回身自船舱中拿出一包东西，走到她面前。此时我得以真切见到他的脸，仿佛利器切割一般的严酷，却有潋滟非常的眼，如盛开的桃花，抖动着邪魅诱惑。他先是将一只手掌搁在她发顶，又滑落至柔软肩头，俯身在她耳边轻声说些什么，我本欲倾听，却被不知何时到来的风神鹤望随手一扯，掷向别处。我恼怒地瞪着鹤望，正想斥责他两句，但风速，怎是我言语所能及？我在原地怔愣了一会儿，待回神时，他与她相携的背影早已远去。

这一夜，我没有离开未名湖畔，风神鹤望几番前来，试图引我说话，我只是不为所动，任凭脑海放肆地无数次闪过她的面容，美艳、纯真、清凛，如这冬日未名湖水。因这生动流转的容颜，我生平第一次懂了怅然滋味。情意便是如此，它若要生，总令人避无可避。

次日天光破晓，鹤望再来时，我对他说：“不要去得太远，我降雪之时需要你以风势相助。”

鹤望眨眼，戏谑地说：“没想到你还记得降雪这回事儿，我以为你的心早随着那个叫青空的女子飞走了。”

青空，如此陌生的名字，是谁？

陡然间我听懂鹤望的说话，急问：“你怎知道她名叫青

空？”

“以我天下无双的脚力，自然跟得上他们，我听到他唤她青空。”鹤望炫耀般地说。

我又问：“那么他呢，他叫什么？”

“冷霜。”鹤望说。

如此肃杀狂傲的两个字，我默默点头，确然人如其名。

鹤望小心翼翼凑到我近前，说：“我去一趟山那边，等会儿再来找你。放心，不会耽搁降雪的时辰。”

风神鹤望走后，我闭目、凝神，却发现自己无论如何走不进数百年来早已熟悉的空无境界，整颗心乱蓬蓬结成一团纠缠的藤。

这日卯时的降雪，是我成为雪灵以来最为匆促的一次。我与风神并立云端之上，无数雪花自我双手掌心幻化而出，鹤望再将它们收拢进宽大袍袖，洒向未名湖畔干涸已久的土地。待雪量丰足，我甚至等不及它们尽数洒落，便急急飞掠下云端，假装听不到鹤望在身后的怒吼，直奔偶然瞥见的青空所在。

快要接近她时，我停下脚步，问自己究竟意欲何为，可那答案仿佛躲在黑暗渺远的角落，令我遍寻不着。

青空不是一个人，身边有他，那个叫冷霜的男子。

她不再赤脚，穿一双短靴，洁白胜过自我手中幻化的任何一片雪花。他们并肩站在屋舍的廊檐下看雪，她的脸那样

沉静、优美，恐连天上神女见到，都要黯然失掉原本娇艳的容光。我隐去身形，走近，距离她不到两尺，嗅闻得到她身上散发出来的清幽气息，亦见到她凝望他时决然温柔的眼，而他用双手牢牢攥住她——两人周身仿佛有一道不可见亦不可洞穿的结界，这世间的雪、风、枯树、荒草，乃至他们亲手建造的房屋，万事万物都被隔绝在外，更枉论我这小小雪灵，又有何能，闯入其中？

在这想象里，他们交握的手势最终化成一根细针，不怀好意地向我心头频频刺去。

此时有风，绕着我耳边奔走呼叫：“雪灵，雪灵紫潇！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快跟我走！”

我怔愣地站着，不为所动。直到鹤望将我困在它旋转的身体中，逃命一般疾飞向东南方。

终于，风神停住旋转，将我丢掷在居住的山洞里。

“紫潇，你是不是想毁了自己五百年的修行！”鹤望暴躁地嚷，“不过就是个美貌的女子，值得吗？”

我摇头。

“可你再继续这样下去即使不想也会把它给毁掉了！五百年，紫潇，难道你忘了那些岁月有多荒寂和漫长吗？”

“我没忘。只是鹤望，我终于知道，不管神还是凡人，每个生灵心中都住着一个魔鬼，当这魔鬼开始肆虐的时候，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。我甚至再也寻不到那本该属于神的

空明，当我闭上眼，脑海中不断涌现她的脸，一次比一次更加清晰，非常美，美得令我心中的魔鬼发疯发狂。你懂吗？懂我说的话吗，鹤望？”

“我懂。”风神鹤望重重地点头，“你已经被魔鬼附身。”

我溢出一声更似叹息的笑，“那么，你走吧。”

自青空面容身形在我脑海中徘徊不去的那刻起，我便知晓，她是我的劫。

我仰面躺在地上，任泥土气味嚣张地钻进鼻息，恍惚中只见青空缓步向我走来，黑裙，裙摆及地，行走间飘飞如蝶翼。她停步之时，与我尚隔着一段不远却难以企及的距离。我伸出手去，想要抓住她裙角，可那裙角只是虚渺的空气，连她原本真实肉身都在瞬间隐遁而去。

我坐起身，大喊：“青空！”

青空——

没有人，只有山谷寂寥回声。声声入耳，又刺心。

## 二、诅咒

我的脚像有自己的意识，从山洞一路走向青空与冷霜居住的地方。

夜已经很深，冷霜不在，青空伏在桌案上睡着了，肘部抵着一碗剩茶。

有几根发丝从她的鬓边掉落下来，我伸手，为她拨到耳后，动作极轻，并未惊扰到她。奇异的是，当她出现在我眼前，我又能感觉到内心的空，那是一种沉静到万物皆失色的境地，我以为，那便是永恒。原来，永恒并非不灭之肉身，亦绝非无边法力，而是内心的极致宁静。我低头再看青空熟睡的侧脸，细小的下巴微微皱缩，透露出仿佛被遗弃的孤单。

“青空，青空！”是冷霜在喊，“我回来了！”

我迅速施展隐身之法，并回避到角落。

青空睁开眼、坐直身体，未及出声，冷霜便已出现在门边。

见到她模样，他皱眉说：“我吵醒你了。”

她摇头，唇边绽出一朵笑，“你可有买什么好东西给我？”

冷霜走到桌旁坐下，摊开右手递到她面前，“你喜欢了很久的那支钗。”

青空欢呼一声，将钗拿起，放在手心中把玩。

那是一支实在简陋的银钗，没有任何雕琢的花纹，只在钗头处坠着三颗珍珠，烛光下泛着冷幽幽的白。可青空脸上的欢喜，仿佛得到世间最好的礼物。



冷霜突然叹息，“委屈你了，青空。如果不是因为我，你也不会在这荒野过活，仍是住在大宅里每日锦衣玉食。哪怕想要一座城池当礼物，都并非难事。而我能给你的，仅是一支寒酸的银钗。”

青空顿住把玩动作，笔直地看向冷霜，“我已经说过，不要再提从前的事。现在的青空，只有冷霜，只有和冷霜在一起的生活。再没有别人和其他。”

“我知道，只是心疼你的委屈。”他说，眼中波光潋滟流转。

“不，冷霜，我从不觉得委屈。你太多虑了。”

然后她站起身，朝我的方向走来，如果不是知道自己施展了隐身法，我几乎以为被青空发现行迹。她走到我身旁一张更小的桌，坐下，桌面搁着一面青铜雕花圆镜。

她对着镜中自己微笑，轻浅剔透，有轻易便可动人的雅致。

我屏息望着她，渐渐入迷。

青空将束起的长发解开，让它们似一匹黑缎披散在脑后，再以那支银钗做梳，从发尾向上卷起，她长长的黑发最终纠缠成紧密的一团，而银钗斜斜插在其中，哪里还有丝毫的简陋寒酸？分明是光彩逼人的精巧。

外面大风呼啸，那是鹤望在催我快快离开这是非之地。

“青空，”离开之前，我对自己说，“我一定要让你成